

Modern Weekly, Michael Lin: Environment Impacts Inspiration, text/LIU Jiaying, Lifestyle
C64-65, March 10th 2012



LIFE ATTITUDE



MICHAEL LIN 林明弘：环境冲击灵感

3月10日，林明弘在外滩美术馆的展览“样板房”将面向公众开放。艺术地图遍布纽约、巴黎、威尼斯等地的他，在上海的这第二次个展以集体呈现的方式，糅合各种艺术门类，来展现艺术家对建筑与城市关系的思考。多跨度的艺术给他带来了无限的乐趣，而他也正是以多元的面貌被世界认可。

撰文_刘佳莹 人物摄影_Bakas 编辑_俞璠

采
访过程中，“环境”是林明弘一直在强调的词。艺术创作与现实环境固然有摩擦，却成为艺术家不可或缺的创作动力和灵感源泉。林明弘9岁时全家移居美国，他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偶尔仍会感到家庭的传统教育和美国式教育的冲撞；完成学业后他回到台湾，在伊通公园办个展，却发现自己的作品与观众的审美存在偏差，他开始思考艺术家和环境的关系；初到上海发展，生活方式又与周遭格格不入，他便将这些差异融入2008年在沪申画廊名为“一日之别”的杂货展览中。今年，他将整个工棚搬入上海的外滩美术馆，这场“样板房”展览将持续3个月。

第二次在上海办个展，林明弘请来日籍建筑团队犬吠工作室（Atelier Bow-Wow）、B6乐队、摄像师程然和普通工人共同参与，研究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展览的出发点来自包豪斯思想：所有艺术通过聚合，可以混合为新的艺术，旨在呈现集体的理念。哪怕大都市环境下最常见普通的建筑工棚，也可以作为一件艺术品，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产品。

六层高的外滩美术馆于1932年建成，恰逢前卫艺术末期，最初被作为博物馆使用。此次艺术家通过设计，将常见的棉被花纹粉刷在墙上。二楼的工人俱乐部，灵感来源于苏联前卫艺术家罗德钦科的设计，在此将举办关于建筑和环境规划的座谈会，旁边的会客室墙上悬挂着工人的工作照；四、五、六楼互通的空间中放置工棚，即“样板房”，展厅内的银幕上还会不断播放悠然拍摄的录像。

艺术家还别出心裁地为工棚配上音乐。如果外滩美术馆是一个乐器，内墙的图画则是乐谱，电子乐团B6为其谱出最美妙合适的音乐，美术馆内原有的广播系统便成为了扩音器。特别的音乐合集同时应运而生，创作者皆是上海本土音乐有代表性的人物，4首乐曲和一首主题曲都保存在一个特别设计的移动硬盘中。观众每上一层楼参观，会听到多个音素，看到墙面作品多一个颜色，直到在6楼看到完整的棉被被套花案。林明弘说：“每层的元素叠加正是我们工作过程的体现，我希望观众可以发现这个细节。”

正如林明弘崇拜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法国导演戈达尔，艺术家永远在挑战自我，反省自己，力求每次呈现不同的作品，而不是被定义局限。他喜欢尝试和转变，大学期间从平面设计转到美术系，只因为在眼中设计的工作缺少自由。而后出于对台湾新潮电影的热爱，他兴冲冲地买好相机投影和8cm的胶片准备学习电影拍摄，直到在台湾伊通公园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文艺青年，才开始专心艺术创作。

林明弘发现多跨度的艺术带给自己无穷乐趣，“作为一名艺术家，最奢侈的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事，尝试很多，你既可以做装置，也可以做装饰。”事实上，他的多元正被世界接受。权威艺术出版社Phaidon在《维他命》一书中将林明弘归入新绘画艺术家领域，而欧洲同行们却常把他当做设计师看待。林明弘强调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棉被花案和杂货陈列就是他最好的艺术证明。



ML=林明弘 MW=Modern Weekly

MW: 是否可以将伊通公园，称为你艺术创作的始点？可以谈谈这段时间的经历吗？

ML: 1994年，我在伊通公园举行了首个个展《闲逛》，呈上一批仿男洗手间隔板的单色作品，按部就班地安插在画廊墙头，进而分配出类似的一个个隔间。艺术家朋友们则在展览厅搭建了一个吧台，而我自己则充当调酒师，天天站在吧台后一边为顾客调酒，一边与他们聊天。与观众的对话使我产生些许疑惑，其实我们这群艺术家的作品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说来好笑，我常常遇到参观者走进展厅问展览在哪里。随后的2年，我开始帮助经营画廊，做各种杂事，接待、布展、设计邀请函等。和其他艺术家们经常聚在一起聊“艺术的意义”，度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时光。

MW: 在与观众的对话中，你听到过什么印象深刻的评论？

ML: 1996年，我第二次在台湾举办了一个名为“室内”的展览，把“家”的概念全盘移植到画廊空间，观众需要脱鞋走上地毯，打开音响，选取自己想听的唱片。正襟危坐参观展览的规矩在这个私密空间里遭到了挑战。在创作过程中，我试图把家还原进展厅。

用抽象的方法描绘家中的枕头花纹，画出相同尺寸的图案，再投影到新的画布上。展出后，观众的反应不一，有些说这不就是他祖母家的棉被被套嘛！有些人甚

至说这些画太艳俗，太三八，与我早先的钢铁喷漆创作相差甚远。但我觉得这些花布就像地方语言，通过此与观众进行更直接的对话，观众也更容易理解我的作品。

MW: 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择台湾传统花布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切入点？

ML: 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艺术开始审视本土文化，挖掘艳俗的“土”文化，以“我即如此”的式样向大众展示流行文化和民俗符号。在搜寻当地语言与个人创作的交互使用中，旧式花纹无疑成为了最好的切入点。我选择的花纹大多来自市场上现成的花布、地毯等民间手工艺品，作为“现成品”的花纹，被复制、放大，收进画布、墙面，乃至地板，花卉成了解读作

品的谜面，表现出图案和美学的力量。当时我到台北永乐布市寻找老阿嬷时代的花布，在上百家摊位之中，仅有两家还销售这类布料。花布也成了我寻求缺失的本土记忆的最佳途径。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看到我选择的花布，十有八九会说看到了从小到大的事物，也会诧异怎么敢将这个作为艺术。其实这些“客家花布”图案，正是台湾人的集体记忆，契合了他们对地域文化的怀旧。此外，我想强调的是我画的是花纹。

MW: 2008年在沪申画廊举办的“一日之别”展览以其独特的视角，引起广泛关注，可以谈谈当时创作的过程吗？



1. 林明弘“在世的人中最钦佩的”是自己的一对儿女 2. 为这次展览特地搭建的“样板房”

ML: 我希望每次展出的作品都是独立的，所以每到新环境我会寻求当地的语言，寻找灵感。在上海办的第一场个展就是2008年在沪申画廊的“一日之别”，当时我住在襄阳南路一处老式住房中，深深体会到与周围环境的摩擦和差异。我也努力要寻找共同语言。街角有家杂货店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把它视为逛博物馆。之后，便决定与沪申画廊合作呈现这样一家杂货店。当务之急便是买下这家店。不过第一次采购时被人当成疯子赶了出来；第二次说服老板时换了一种他可以理解的方式，告诉他这是我们拍摄电影所需要的场景。最终老板同意将整个店内的杂货，包括柜子一起出售给我们。交货那天，工作人员带了一麻袋的现金，花费数个小时用3辆卡车运完这些货，当然小店周围聚集了一批看热闹的群众。盘点这些4000多件的货物更费时费力！每一样货物都需拍照。我们还请来上海马戏城的2名杂技演员，丢抛这些杂物，并进行拍摄，背景正是还原的杂货店。而展出时，沪申画廊的入口也变成了这家杂货店，不知情的观众走来，误以为画廊关门或者在整修。

MW: 你曾经向往成为一名导演，是否有比较喜欢的导演？

ML: 我对电影及制作都非常有兴趣，自己也看了许多台湾新潮电影，像1970、1980年代的台湾导演，比如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王家卫等等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我还记得我看的第一部台湾电影是杨德昌导演的《恐怖分子》，我父亲带我去电影院看的。

MW: 接下来有什么参展的准备吗？

ML: 同期，在美国波士顿有一场个人展览，第一次用“陶瓷”作为原材料，与国内的一家陶瓷厂合作。我比较想尝试不同的元素。■



刘伟莹
8个恒定的和2个随机而变的快速问答，探索采访对象的价值观



林明弘
当代艺术家

1. 你最渴望拥有的天赋是什么？
音乐。

2. 理想人生必须包括哪三个要素？
艺术、人、自然。

3. 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的人是谁？
自己的龙凤胎女儿Stella，儿子Hello，现在3岁。

4. 最喜欢的一位虚构人物是谁？
《Graffito》中的一只棕色小老鼠。

5. 艺术是什么？
我会用同样的问题回答：“艺术是什么？”

6. 你艺术创作中的关键词是什么？
就此而言，是Compensation(整合)。

7. 最欣赏的异性品质是什么？
阳刚之美。

8. 平生遇到的最荒谬的事情是什么？
有一次我想翻墙头，到油漆店选颜色，老板回我一句：“没有人用3个颜色。”就直接把我拒绝了。

9. 你认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学会与人合作。

10. 希望以怎样的方式死去？
安详死去。